

【短史记】

# 素纱单衣的绝代芳华

□周惠斌

今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。正在湖南博物院展出的“彼美人兮：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”(6月15日至10月7日),以女性的家庭生活、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三个维度,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,女性绚丽多彩的叙事图景和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。其中,国家一级文物、出土后首次公开展出的“曲裾素纱单衣”,最为引人瞩目。

素纱单衣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、厚度最薄、重量最轻、制作工艺最精湛的丝织衣物,堪称国宝级稀世珍品,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。1972年,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,即辛追墓。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、轪侯利苍的妻子,去世时年约50岁,其生活年代距今2200多年。

素纱历来属于高档衣料,周代时就被上层贵族作为袍服的衣里料使用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有两件,一件为直裾式,衣长128厘米,通袖长190厘米,以绒圈锦

为领、袖,重49克,在湖南博物院“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”中已常年对外展出。

另一件为曲裾式,衣长160厘米,通袖长195厘米,以白绢装饰领、袖,领缘宽7厘米,袖缘宽5.5厘米,袖口宽27厘米,腰宽48厘米,整件用沙料约2.6平方米,重仅48克。

两件素纱单衣均为交领、右衽,即衣领与衣襟直接相连,衣襟由左向右掩,垂直而下,领口呈“y”字形,是典型的汉服领型。直裾的衣襟较短,系带部分在正面;曲裾的衣襟较长,需经过背后再绕至前襟。并且都是上衣下裳的连衣款式形制,如直裾素纱单衣的上衣部分裁四片,宽各一幅,下裳部分裁三片,宽各大半幅,共7片缝制合成。相比而言,曲裾素纱单衣整体尺寸更大、更长、更宽,重量却更轻盈。

素纱单衣准确的名称应该是“素纱襌衣”。“襌衣”是一种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“襌,衣不重。”《释名》注释:“襌衣,言无里也。”“素纱”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丝。也就是说,“素纱襌衣”是用未经染色的蚕丝织成纱,制成不加衬里的单层薄衣。不过现在,人们都已将“素纱襌衣”写为“素纱单衣”。

据介绍,素纱单衣原本呈鲜亮的洁白之色,由于长年埋藏地下,受到棺液浸染,以致有机质的丝纱或已产生泛黄的微小变化。出土之后,又因与空气接触,其颜色渐渐变成略呈灰暗的浅棕黄色。

曲裾素纱单衣的用途,有人指出它是辛追夫人的一件内衣,或是一件婚服,或仅仅是随葬之物。但是多数学者认为,它是穿在艳丽的锦袍外面,作为一层轻薄、透明的薄纱,给锦袍的华丽纹饰增添一分朦胧之美,突出衣饰的层次感,更衬托出锦袍的华美与尊贵。

曲裾是汉服的一种常见款式,其特点是衣襟从领子斜至腋下,呈曲线状。衣领通常用交领,领口较低,目的是能

够露出里面的衣服,增强衣服的层次。下摆略显狭窄,呈喇叭花状,长可曳地,行不露足。这种设计,可确保穿着者在行走或活动时,衣襟不会散开,显得更为贴身。

曲裾素纱单衣的衣料为轻薄而透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,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薄如蝉翼、轻若云烟,这主要得益于它的材质。当时,最顶级的纱取自西汉初期培育、饲养的三眠蚕(一生休眠三次,蜕三次皮),体重仅一克多,比现代的四眠蚕(一生休眠四次,蜕四次皮)、五眠蚕的体型更小、分量更轻,但蚕丝却更细,相当于头发丝的六分之一,而且纤维更长、强力更大。使用这种单经单纬蚕丝交织而成的纱料,经纬密度稀疏,其经密度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,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,成衣的透光率达到75%,具有纤细均匀、光泽柔和、轻巧透光特征。若将它叠起五六层后再放在报纸上,报上的文字和图片犹能清晰可见。

素纱单衣的出土充分表明,至少在22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,我国就已经拥有并掌握了精湛、高超的养蚕、缫丝、织造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等成熟技术,而且它在款式和装饰上的简洁设计,灵动、飘逸下所体现出的含蓄、隽美之奢华,揭示了汉代贵族的礼制规范和审美意趣,时至今日,依然让人们为之震撼,惊叹不已。

上世纪80年代,国家文物局曾成立课题组研究复制素纱单衣。1991年,南京云锦研究所成功复制了两件素纱单衣,但它们的重量比原文物超重1—2克。2019年至2021年,复制团队又历时两年,终于成功仿制出一件轻柔薄滑、透光飘逸的曲裾素纱单衣,与文物原件的形制、尺寸完全一致,且重量同样亦为48克,由此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古代丝绸技术的神秘面纱,一时轰动世界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【字说节气】

## 处暑，一个“处”字藏智趣

□卢恩俊

在中国二十四节气里,处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节气名。带“暑”字的节气有仁,小暑大暑和处暑。小暑大暑表示热的程度,处暑则代表气温由炎热向寒凉的过渡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处,去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“处暑”即为“出暑”,那么什么是“处暑”而不是“出暑”呢?

“出”字最早见于商朝甲骨文时代,上古人们穴居在山洞里,一只脚从洞口走出来,就是“出”字的象形。而“处”字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作家江隐龙在《处暑》一文中说:“细细品味,其实处暑二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。”窃以为,处暑的“处”字,应该是双重表达,也就是一字双关,表示炎热暑天结束时的一种特有状态。在春秋战国的出土文物上面,处字的形象是一个人倚着“几”休息的样子,凡是古人席地而坐时供倚靠的器具或搁置物件的小桌子。处字在金文里,象形为一个头戴虎皮冠的人倚“几”而坐的样子。古人家居时,习惯靠在“几”上,席地而坐,所以“处”的本义为暂时歇息,进而扩展为停止,故又引申为居住、栖息、安顿。靠在或坐在几上暂歇,这是一个具体的行为、动作,把它的内在意义抽象化,就有安置、处置等概念化的意义,还有“处分、处理、调解”等含义。

回到节气的特点,处暑前一个节气曰“立秋”,立秋也叫交秋,交秋虽然意味着夏天把天气控制权“交给”秋天,但“夏”往往恋权,迟迟不肯将控制权完全交出,“秋”则立之不易。所以,这个时段的气候,依然暑气难消,人们把这样的天气叫“秋老虎”。这样难消的暑气往往纠缠至处暑,俗语说“处暑还是暑,还有秋老虎”,说明处暑暑气并非是马上“出”走的。顾铁卿在其所著《清嘉录》一书中,有一段对处暑的精彩描述:“土俗以处暑后,天气犹喧,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;谚云,处暑十八盆,谓沐浴十八日也。”意思是说,处暑时节天气还很闷热,大概还要有18天的炎热。这时段因为暑气未尽,“秋老虎”杀出来,也会酷热难耐。我国北方气温虽下降明显,昼夜温差加大,正午的太阳还是很毒辣的,特别是南方地区,一般还有一段“秋老虎”威胁的日子。这样的“秋老虎”,真会咬人的!

宋代诗人陆游经历“秋老虎”曾发出如此感慨:“毒热秋未衰,吾庐况浅迫。虽云日一浴,流汗沾衣帻。”诗中的处暑,其势甚至比三伏天还烈,尤其是在江南,甚至还有“大暑小暑不是暑,立秋处暑正当暑”的说法。这便不免令人觉得讶异,处暑是不是起错了名字?其实,处暑名字的智慧就在这里,这个节气,是要和暑气相处一段时间的,也算炎热酷暑的“处理、调解”阶段。因为处暑的关键点是“禾乃登”,是黍、稷、稻、粱类等农作物走向成熟的节气,如农谚说的那样,“处暑禾田连夜变”。庄稼成熟迅速,也是需要一定温度的节气,所以处暑也算作“中庸”之道,在“处”的过程中,不偏不倚,无过无不及,让暑气伴随秋实的成熟慢慢离去,这就是几千年前中国二十四节气智趣的见证。

你看唐代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处暑七月中》的诗句:“向来鹰祭鸟,渐觉白藏深。叶下空惊吹,天高不见心。气收禾黍熟,风静草虫吟。缓酌樽中酒,容调膝上琴”,不正展现出处暑与暑气和谐调处下的美好意境吗!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出版《无影之水》《写在大地上的飞翔》《生命的汉字》)

人文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

【阅书所得】

## 古人开学满满仪式感

□马晓炜

又是一年开学季。在我国古代,开学典礼虽然没有声、光、电等现代科技元素的融入,但新生的入学礼照样十分讲究,每个步骤和环节都蕴含着尊师重道的章法。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,称为“开书”“破学”或“破蒙”等,开学仪式被称之为“入泮仪式”,也就是所谓的“入学礼”,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,与成人礼、婚礼、葬礼相提并论。通常包括正衣冠、拜师礼、净手净心、开笔礼等环节。

据古籍《礼记》记载:“礼义之始,在于正容体,齐颜色,顺辞令。”因此,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步便是“正衣冠”。古人认为:“童蒙之学,

始于衣冠;先正衣冠,后明事理。”可见,古人对仪容整洁还是十分注重的。入学时,学童们要一一站立,由教书先生依次帮他们整理好衣冠。整理好衣冠后,学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集合于学堂前。恭立片刻后,在先生带领下,进入学堂。

步入学堂后,先要举行拜师礼。学童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,双膝跪地,九叩首;然后是拜先生的三叩首。古人拜先生可不是空手去的。开学当日,家中长辈早就为孩子准备好“六礼束脩”,此时会将礼物赠予先生,礼物分别是:芹菜,寓意勤奋好学,业精于勤;莲子,莲子心苦,寓意苦心教育;红豆,寓意红运高照;红枣,寓意早早高中;桂圆,寓意功德圆满;干瘦肉条,以表达弟子

心意。在孔子时期,干瘦肉条也相当于学费。先生在收下“束脩”后,也会回赠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书籍。这种礼节,看上去似乎有些繁琐,但它恰恰体现了师生之间以礼相待和谦逊文明的融洽关系。

拜师礼毕,学童要按先生的要求,将手放到水盆中“净手”。“净手”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,然后擦干。洗手的寓意,在于净手净心,希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去除心中的杂念,认真学习,发愤图强。

净手净心结束后,就到了入学礼的最后一个环节开笔礼。开笔礼中有朱砂开智、击鼓明智、描红开笔等程序,其中朱砂开智就是教书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,在学童眉心处点上一个像“痣”一样的红点。因为“痣”与“智”

谐音,朱砂点痣,取的其实是“智”的意思,意为开启智慧,目明心亮,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;“击鼓明智”的传统来源于《礼记·学记》“入学鼓箠,孙其业也”,意在通过击鼓声的警示,引起学童对读书的重视;描红开笔则是先生要指导学童使用毛笔写出一个“人”字,寓意做学问首先要堂堂正正地做人。

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,而古人这一系列开学仪式,不仅对教育引导孩子们如何做人、接物和立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,还承载了一代代炎黄子孙对知识、对教育的深情厚望,更是开启莘莘学子求学之旅的短暂美好时光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,供职于南京市江宁区区委政法委)